靖海寧邊

從院藏施琅奏疏看清初對臺政策

陳曉菁

萬里扶桑早掛弓，水犀軍指島門空。
來庭豈爲修文德，柔遠初非黷武功。
牙帳受降秋色外，羽林奏捷月明中。
海隅久念蒼生困，耕鑿從今九壤同。
—愛新覺羅・玄燁〈中秋日聞海上捷音〉

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八月十五日時值中秋，康熙皇帝收到提督福建水師總兵官施琅（一六二一～一六九六）所上〈恭報臺灣就撫疏〉捷報後，高興地寫下了這首七言律詩，並解下當日身御之衣，命人馳賜在臺的施琅，御製褒章一首：「島嶼全軍入，滄溟一戰收。降帆來蜃市，露布（報捷文書）徹龍樓。上將能宣力，奇功本伐謀。伏波名共美，南紀盡安流。」將施琅與東漢「老當益壯」的伏波將軍馬援齊名，加以褒賞，隨後於九月初十日，酬功加授施琅靖海將軍，封靖海侯，世襲罔替。

施琅，字尊侯，號琢公，福建晉江人，生於明天啓元年（一六二一）二月十五日，卒於清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三月二十一日。施琅曾爲鄭芝龍（一六〇四～一六六一）部下左衝鋒，鄭芝龍降清後，施琅投軍鄭成功繼續反清，立下不少戰功。（圖一）順治八年（一六五一），因處死了違反軍令的鄭成功親兵曾德，引發鄭成功不滿，下令擒捕，施琅出逃

圖六　〈康親王諭將軍督撫提鎮既破鄭賊恢復各島急宜招集離散安插新附會議戰守要畧防汛機宜用保久安長治圖〉　引自《和碩康親王平定四省大功圖》冊　第46幅
局部　平圖02143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清初對臺策略剿撫並用，澎湖大捷後，東寧鄭氏求撫，康熙皇帝特頒敕旨加恩安插。圖為康熙二十二年八月施琅等舟師抵臺灣鹿耳門受降後，將軍、督、撫、提、鎮等大員召開會議，討論招集離散百姓、安插新附官兵，並於險要之地設置防汛等事宜示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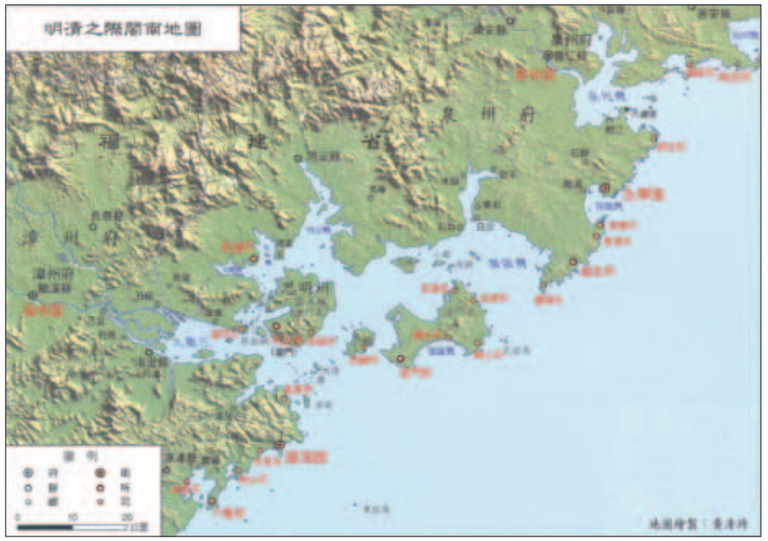
圖一　施琅列傳　清史館本　故傳00591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施琅列傳　引自《大清國史大臣列傳》　清內府朱絲欄寫本　故殿01745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後獲知父與弟遭擒被囚，憤而薙髮投清，鄭氏斬殺施琅父與弟，血海深仇導致施琅降清後亟欲反攻臺灣。

誠心歸附　屢奏內屬

施琅降清後初任同安副將，後經總督李率泰（？～一六六六）薦任同安副總兵，後再擢爲同安總兵官（圖二），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鄭成功親率舟師東征臺灣，驅逐當時殖民臺灣的荷蘭人，令世子鄭錦（一六四二～一六八一）督守金門、廈門，以臺灣爲根據地，金廈爲屏藩，負隅抗清。（圖三）平臺未滿一年，鄭成功病死，手下部將分爲擁護其弟鄭世襲以及擁護其子鄭錦兩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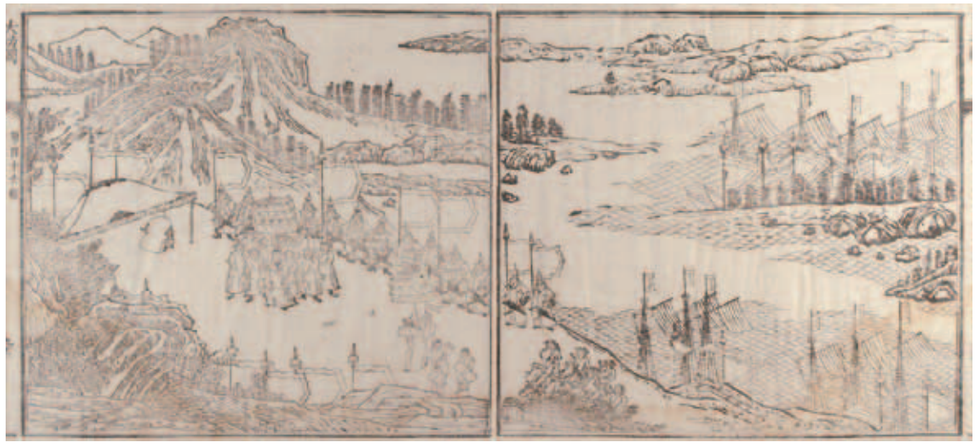
圖三　明清之際閩南地圖　黃清琦繪製　《熱蘭遮城日誌（第四冊）》

鄭氏集團爲爭奪王位發生內鬨，後鄭錦勝利，率師回臺接位，持續與清朝對立。

康熙元年（一六六二）擢陞施琅爲福建水師提督，二年，與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力克金廈諸島，三年因功授靖海將軍。施琅在康熙六年（一六六七）十一月二十四日具題〈邊患宜靖疏〉，認爲鄭氏「恃險負固，雖戢翼斂澦，未敢突犯，而蜂蠆有毒，沿邊將爲不寧」，表示鄭錦在臺灣自立東寧國，雖然康熙初年因爭權奪位致使反對鄭錦的舟師部將轉投清朝，削弱了大半軍力而不敢妄動，但仍然是海疆的毒患，爲確保邊疆寧靖，必須根除，「順則撫之，逆則勦之」。（〈邊患宜靖疏〉，康熙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題）甫親政五個月（註一）的康熙皇帝對此十分重視，認爲渡海進剿臺灣關係重大，要提督施琅赴京奏明所見再行定奪。

施琅於七年四月再上〈盡陳所見疏〉：「伏思天下一統，胡爲一鄭經殘逆盤踞絕島，而折五省邊海地方，畫爲界外，以避其患？自古帝王致治，得一土則守一土，安可以既得之封疆而複割棄？」認爲「若臺灣一平，則邊疆寧靖，防兵可減，百姓得享昇平，國家獲增餉稅，沿邊文武將吏得安心供職。」（〈盡陳所見疏〉，康熙七年四月）表示康熙初年以來以斷絕明鄭資源及交流爲主要目的的遷海令使沿海各省百姓生計斷絕、流離失所，並非治本之策，若盪平鄭氏海逆，則可開海禁、復地界，使民有生計，國有賦稅。「且賊多係閩地之人」，皆有「故土之思」，只要舉師攻臺，必能克復。惟此摺所請未被採用，施琅水師提督一職被撤，任內大臣、居京侍朝。

康熙皇帝在此時放任南明政權和鄭氏勢力偏安東南之因，一方面是因爲少年康熙皇帝正忙著智擒長期擅權的鰲拜，隨後又開始籌備翦除三藩的計畫；一方面因爲清軍水師不甚完善，可用於進剿海疆的兵力主要是鄭氏集團降將，雖然知道施琅「尤善水戰，諳曉海中風候」、「熟悉臺灣地利、海寇情形」，但由於康熙三年、四年間施琅三次進剿澎湖失利，部分朝臣頗疑有貳，康熙皇帝親政之初必須多方顧及，是以將施琅這不可多得且不可使之回歸沿海的人才「眷養」在京，任一閒職，康熙皇帝知道平定三藩以後，即將面對的就是臺灣問題，重新起用施琅只是遲早的事。



圖四　〈康親王命總督姚啓聖招撫偽總督將軍朱天貴等帶領戰船三百餘號傾心來歸圖〉　引自《和碩康親王平定四省大功圖》冊　第46幅　平圖02143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是以清朝在這個階段對東寧（臺灣）的態度以招撫爲主，多次遣使赴臺與鄭錦談判，鄭錦始終要求清朝將臺灣比照朝鮮、琉球之例，與中國維持藩屬關係，百姓不削髮、不登岸，清朝須承認鄭氏世守臺灣。清朝無法接受這種條件，但仍「循於招撫，不事輕剿」，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福建總督姚啓聖（一六二四～一六八三）在漳州開設「修來館」禮遇鄭軍投誠者，歸附者越來越多，甚至康熙十九年（一六八〇）鄭錦總督朱天貴（？～一六八三）率文武官六百餘人，兵兩萬餘人，大小船三百餘艘來歸。（圖四）雖然招撫工作成效不錯，不須費一兵一卒即可收歸降將舟師爲己用，施琅仍決心平臺。

康熙十九年二月，施琅在臺灣的子侄施齊、施亥，因做清軍內應密謀殺賊事露，在金門蓼羅地方擒被磔，兩家七十三口皆被沉水而亡。（註二）施齊即施世澤，因施琅長兄施肇科早年卒於海無嗣，即以施琅之長子出繼承祧，所以實際上他是施琅的親生長子。長子及侄子爲擒鄭錦事敗殺，使原本就與鄭氏有著父弟之仇的施琅更添加了子侄親族之仇。

同年十二月，福建總督姚啓聖爲施齊、施亥全家被殺之事向皇帝題請優卹，康熙皇帝將此疏交由兵部討論，兵部認爲「雖稱施齊、施亥謀擒鄭逆，事露磔殺，全家沉死在海等語。但施齊等俱授海賊僞職，今不便據家人一語爲憑遽議」（圖五），子侄家人慘死卻仍無法得到朝廷信任，施琅悲憤卻也無奈，而後總算有寧海將軍喇哈達（一六二七～一七〇三）作證，曾密令施齊、施亥內應擒賊，無奈事泄以致計畫未成，朝臣與皇帝才因此消弭了對施琅的懷疑。

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歷時八年的三藩之亂已告平定，此時康熙皇帝總算有時間回過頭來面對海疆問題。福建總督姚啓聖密報臺灣情形，表示鄭錦病逝於臺灣，長子鄭克塽被馮錫範謀害絞殺，由年僅十二歲的幼子鄭克塽（一六七〇～一七〇七）繼立，東寧國弱主幼正在內亂。康熙皇帝獲報後即與大臣商議進剿海賊之事，內閣學士李光地（一六四二～一七一八）力薦施琅，認爲鄭氏是殺施琅三代之世仇，其（施琅）心可保。七月，康熙皇帝重新起用施琅爲福建水師提督，加太子少保，下令進剿澎臺。八月十四日，上諭施琅：「爾至地方，當與文武各官同心協力，以靖海疆。海氛一日不靖，則民生一日不寧，爾當相機進取，以副朕委任至意。」（《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十四日）居京城十三年後，施琅總算盼到了領兵平臺的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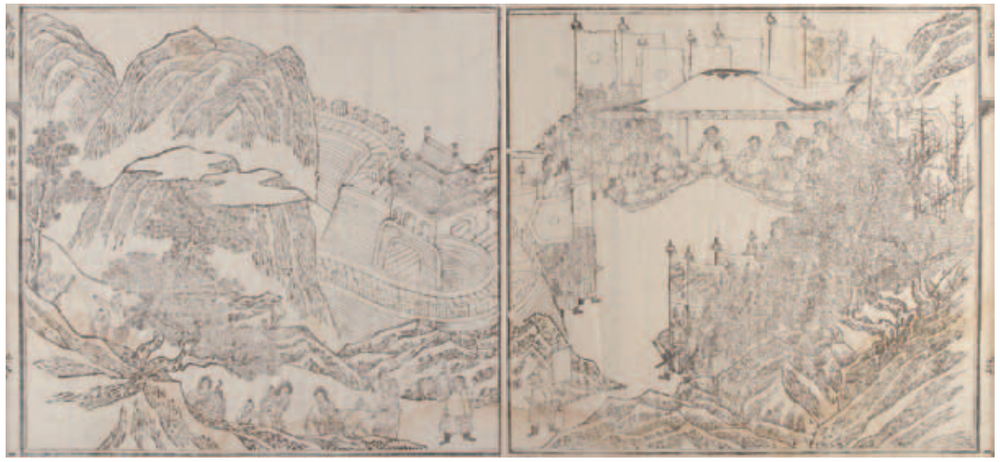
圖五　福建總督姚啓聖　福建總督為施齊施亥　全家被殺請卹事　康熙19年12月　引自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　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27/34/01.html

節鉞澎湖　力爭留臺

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十月，施琅抵達廈門任職，雖然總督姚啓聖是起用施琅攻臺的推手，但施琅仍上〈密陳專征疏〉表示雖然督臣姚啓聖調兵製器、捐造船隻，矢志爲國的心態令人感佩，但是因生長於北方，恐在汪洋巨浪之中無法發揮所長；撫臣吳興祚初到視事，恐未識閩江情形，不欲爲其牽制。且姚啓聖在行軍路線及時機的決策上多與施琅意見相左。姚啓聖主張「如能直取臺灣，則澎湖進兵，易於取勝」；（註三）施琅則認爲應「乘南風直搗澎湖，先扼其咽喉」、「北風剛硬，驟發驟息，靡常不準，難以逆料；南風柔和，波浪頗恬，故用南風破賊，甚爲穩當。」（〈海逆日蹙疏〉，康熙二十二年四月十六日）多次在奏疏中表示自己一人領兵破滅海寇的自信，不欲受督撫掣肘，希望康熙皇帝可以賜予專征之權。康熙皇帝最終同意了施琅獨力進剿的安排，令姚啓聖辦理糧餉支援。

施琅得到專征臺灣的權力後，一邊整船練兵，命各大小戰船風篷上書寫將弁姓名，以便知其進退先後，分別賞罰；一邊偵察敵情，連絡在鄭時舊部，以期內外相應。據施琅〈飛報大捷疏〉記：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一六八三年七月八日）辰時，施琅率清軍水師兩萬多人，由銅山起錨進發。鄭軍駐守澎湖的大將劉國軒（一六二九～一六九三）認爲施琅熟知海象，認爲此時好發颱風，應該不敢進犯，待看到施琅領軍突進才倉促整兵應戰，但花嶼、貓嶼、草嶼等島即爲清軍攻佔，施琅舟師停泊於八罩（今望安島）水垵澳等候進軍。

十六日早上，施琅率眾進攻澎湖，此戰施琅右眼被銃擊傷，前鋒遊擊藍理遭受砲傷，肚破腸流，仍令部將進擊，士氣大興，翌日舟師仍收於八罩島。二十二日再申軍令，分兵進發，此戰擊沉鄭軍大小戰船兩百多隻，焚殺溺死鄭軍一萬兩千餘人，鄭軍官兵共五千多人剃髮投降，劉國軒則乘快船自吼門逃出。清軍總兵朱天貴、遊擊趙邦試等遭砲擊死，總兵林賢、吳英俱受輕傷。總結十六、二十二幾日水戰，清軍損失官員三百二十九人，皆發卹銀以濟棺殮；帶傷者一千八百餘人，具按輕重發給傷卹銀兩。來歸者賞以袍帽銀米，以彰清朝招降之恩。（〈飛報大捷疏〉，康熙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圖六　〈康親王諭將軍督撫提鎮既破鄭賊恢復各島急宜招集離散安插新附會議戰守要署防汛機宜用保久安長治圖〉　引自《和碩康親王平定四省大功圖》冊　第46幅　平圖02143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而據領臺灣的鄭氏政權因見澎湖失守，大半舟師覆滅，內部出現了以黃良驥爲主的「棄臺灣奪呂宋（今菲律賓）」主張，以及以劉國軒爲主的順從清朝招撫兩種意見。最後十四歲的延平郡王鄭克塽做出了舉地歸附的決定，明寧靖王朱術桂不欲降清，即行自縊。鄭克塽於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七月二十七日遣馮錫珪、陳夢煒賫具降本，上繳冊印，並率原鄭軍文武官員候旨削髮求撫。（《寶纚冊印疏》，康熙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至此，鄭氏政權即告瓦解。（圖六）

圖七　施琅　〈陳臺灣棄留利害奏〉　引自《八旗文經》　購善00025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施琅平臺的功績受到清朝的高度肯定，但在平臺後清朝內部卻出現了臺灣棄留兩派不同的意見，有朝臣議論應「遷其民而墟其地」，主張東南僅需以澎湖爲屏障，要將臺灣的百姓遷回大陸，把臺灣割棄，大學士李光地甚至也認爲可以「招徠紅毛，界以其地」。施琅即向康熙皇帝上〈恭陳臺灣棄留疏〉（圖七）陳情臺灣棄留的利弊，積極地請求皇帝萬萬不可棄臺，在疏中首先指出臺灣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臺灣地方，北連吳會，南接粵嶠，沿袤數千里，山川峻峭，港道迂迴，乃江浙閩粵四審之左護」，並表示當年紅毛（荷蘭人）與當地原住民聯繫，以殖民方式竊據臺灣，雖其後由鄭氏攻破，荷蘭人仍無時不涎貪臺灣寶島。鄭氏亦以臺灣爲根據地，窺伺侵擾中國，荼毒海疆，爲防止反清勢力據臺擾邊，不可不引以爲誡。況臺灣物產豐饒、魚鹽滋生，「一切日用之需，無所不有」，又此時「臺灣人居稠密，戶口繁息，農工商賈，各遂其生」，倘若如主張棄臺者所議而將臺灣徙棄，百姓重遷，造成失業流離的情形將難以妥善照顧。且如果僅守澎湖而棄臺灣，澎湖則孤懸海中，又遠隔金廈，將受制於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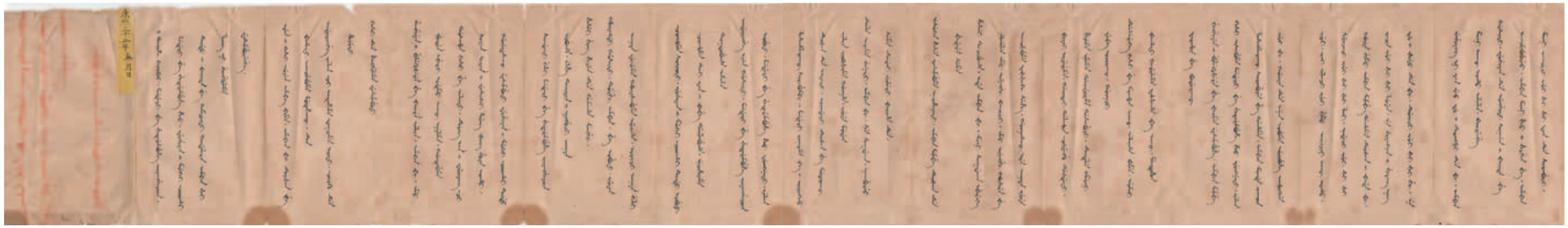
施琅強調「守臺灣，則所以固澎湖……，沿邊水師，汛防嚴密，各相犄角，聲氣關通，應援易及，可以寧息。」爲了讓康熙皇帝無後顧之憂，施琅同時進獻了治臺方略，認爲「海氛既靖，內地溢設之官兵，盡可陸續汰減，以之分防臺灣、澎湖兩處。臺灣設總兵一員，水師副將一員，陸師參將二員，兵八千名；澎湖設水師副將一員，兵二千名。……其防守總兵、副、參、遊等官，定以三年或二年轉陞內地，無致久任，永爲成例。」直接提出以兵一萬名固守臺澎的提案。並在疏末再次提醒皇帝「臺灣一地，雖屬多島，實關四省之要害。……我朝兵力，比於前代，何等強盛，當時封疆大臣，無經國遠猷，矢志圖賊，狃於目前苟安爲計，劃遷五省邊地以避寇患，致賊勢愈熾而民生顛沛。」（〈恭陳臺灣棄留疏〉，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強力主張國家兵力強盛之際，無理由將臺灣割棄，否則難保東南邊防得以永安。

圖八　康熙中葉臺灣輿圖　局部　淡水雞籠地方　國立臺灣博物館藏
康熙中葉臺灣地圖中註「淡水雞籠貳處因地方鳶遠未奉諭設汛守，於康熙貳拾肆年參月內，為謹陳臺灣善後未議等事，奉將軍侯提督施諭徼行遣發巡防」。

保和殿大學士李霨（一六二五～一六八四）亦奏稱：「棄其地，恐爲外吏所據。遷其人，恐奸宄生心，應如琅議」。（註四）康熙皇帝也認爲「臺灣棄取，所關甚大……若徒其人民，又恐失所，棄而不守，尤爲不可。」（《清聖祖實錄》，康熙二十三年正月丁亥）故在平臺隔年，即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四月，清朝在臺設置一府（臺灣府）三縣（臺灣縣、鳳山縣、諸羅縣），隸屬於福建省管轄，並照施琅前疏所請設員駐兵於臺澎，自此臺灣正式收入清朝版圖之中。（圖八）

遺疏薦賢　爲國舉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康熙三十五



圖九　靖海將軍兼管福建水師提督事務施琅奏　〈為保舉閩浙沿海員缺〉　局部　12扣　康熙35年無月日　故宮15647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年無月日滿文摺〈奏為保舉閩浙沿海員缺摺〉（註五）即為施琅三十五年（一六九六）三月二十一日逝後遺疏。（圖九）此摺縱十五公分，橫九公分，三十扣，硃批於封面，為清初奏本形式。清初奏摺形制尚不規範，就國立故宮博物院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現存滿文奏摺來看，此類小型奏本為康熙朝特有，自皇子以下親王之嫡子以上及朝廷中地位特殊的極少官員專用小摺子報事，其內容與皇帝的硃批都非常機密，不可披露，使用範圍僅限於滿文硃批奏摺。（註六）受封三等侯爵的施琅自然屬於康熙朝時具有特殊地位的官員。

此滿文摺本雖然是康熙三十五年無月日，但透過《靖海紀事》中收錄所押日期為康熙三十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實際上比院藏可知確切年月日的最早滿文硃批奏摺—皇太子胤礽於康熙三十五年三月初五日所上之請安摺還早一些。

此摺內容主要分為謝恩辭別、安排後事、保舉要員三部分。摺中先述施琅從歸清後自同安副將升總兵官，後升授為福建水師提督，又因收復臺灣，安定海疆有功，封靖海侯（滿文geterembuhe heo），世襲罔替。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加靖海將軍（滿文geterembuhe jiyanggiyūn），世襲罔替。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施琅入覲面聖，以年老乞休，康熙皇帝溫諭勸慰「朕用汝心，非用汝力，勉為朕鎮鎗天南」，（《襄壯公傳》）命其復任福建水師提督等恩遇。可惜現因痰壅氣喘之症，將不久人世，特以此疏向皇帝辭別。

摺內明列施琅諸子侄現職，盼身故後，族人繼續報效朝廷，包括五子施世騏與七子施世驊隨己在任，次子施世綸（?～一七二二）任江南江寧府知府；四子施世驥任浙江嚴州府同知；六子施世驃（一六六七～一七二一）任山東濟南府城守營參將；子侄施世騏為張家口副將，並請求以五子施世騏留於福建祭掃守墓，而靖海侯之爵請以八子施世范承襲。最後施琅在疏內大篇幅保舉曾一起征討澎湖、臺灣等地的南澳總兵官楊嘉瑞、浙江定海總兵官藍理（一六四八～一七一九）、廣東碣石總兵官曾成、四川建昌總兵官施應元、海壇總兵官楊元弼、臺灣總兵官王國興，以及廣東潮州總兵官薛受益等員，並薦標下副將與五營游擊、守備等員效力顯著，請求皇帝擇先錄用。

康熙皇帝閱摺後於封面硃批：「著頒優旨，在張勇、楊捷等之上，所請之事俱應施行。甚可惜！甚可嘆！」（滿文ambula sain hese wasimbume, jang yung yang jiye se ci wasihuken obume, mini baiha babe gemu yabubuci acambi. ambula hairakan, ambula nasacuka.）認為施琅之功在張勇（一六一六～一六八四，平定甘肅涼州等地，封靖逆侯）、楊捷（一六一七～一六九〇，以收復海澄等功進世職三等阿達哈哈番）之上，疏中所請之事俱準施行，並為失去這位肱骨大臣感到無比惋惜。

施琅逝世之後，康熙皇帝欽賜祭葬，敕建碑文中特別提到施琅「排嫂帥以密陳，乘南風而破浪。…四十餘年之巨孽悉除，三十六島之殘黎皆悅。…賜爾喪之反葬，永增耀於鄉邦。嘉爾子之多才，更推恩於部曲。」將施琅平臺的建樹列為首功，允准遺疏中所請的返鄉歸葬，且嘉獎施琅子侄皆任要職報效，以及為國舉薦部下的無私之心。並於康熙三十年九月連頒三次諭祭文，提到「澎湖功最，賊巢早斷其咽喉；臺灣勢窮，渠黨舉輸其圖籍。掃數十年不庭之巨寇，擴數千里未闢之遐封」、（〈諭祭第一次文〉，康熙三十七年九月十四日）「爾施琅果毅有謀，次碓善斷」、（〈諭祭第二次文〉，康熙三十七年九月十四日）「爾施琅才武性成，謀猷夙裕。功收萬里而外，爵居五等之間。上將權隆，控大洋而膺節鉞；南邦寄重，閫炎徼以作屏垣。」（〈諭祭第三次文〉，康熙三十七年九月十六日）這種表揚在當時實屬難得隆恩。施琅逝後，閩中仕紳為其立祠祭祀。臺灣臺南大天后宮至今還保存著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即施琅平臺十年後，紳衿有感施琅力保留臺、平臺以及治臺功績所立之功德碑；臺南孔廟的名宦鄉賢祠內亦祭祀著自雍正十年（一七三二）入祀的施琅神主，都見證了施琅對清朝的功績以及對臺灣的

貢獻。

結語

故宮院藏康熙三十五年無月日滿文奏摺〈爲保舉閩浙沿海員缺摺〉經重譯考證後確認爲《靖海紀事》中所收錄的〈君恩深重疏〉一文的滿文摺，並得知此摺具奏日期應爲靖海侯施琅逝後翌日（康熙三十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所上遺疏，也是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六百九十七件康熙朝滿文摺中唯一一件遺疏。

姑不論施琅一生功過，但其爲國舉才之心不可泯滅，族衆奉獻朝廷之力亦不在少。次子施世綸廉明愛人，不爲強禦，被聖祖譽爲「天下第一清官」；四子施世驥任廉州知府，爲官正直，深受愛戴；五子施世騏及七子施世驊皆隨侍於琅，隨征澎臺，素有戰功；六子施世騄十六歲即參與澎湖海戰，率輕艦入敵陣，時將兵俱稱「眞將種也」，後官至廣東提督，再陞調福建水師提督，康熙六十年平定臺灣朱一貴事變，父子二人俱爲平臺將領，任職福建水師提督共二十五年，甚爲美談。

施琅力爭平臺、留臺及治臺的奏疏中始終認爲應將臺灣納爲中國的一部分，並且對中國海防提出了「中國東南形勢在海而不在陸，陸之爲患有形，海之藪奸莫測。陸地之爲患有形，易於消弭；海外之藏奸莫測，當思杜漸」（〈海疆底定疏〉，康熙二十四年三月十三日）的提醒。可惜的是，清末國勢衰微，即使直隸總督李鴻章（一八二三～一九〇一）同樣意識到海洋軍備的重要性，卻也無法挽回清朝海防在政策及資源上的劣勢。

作者為本院教育展資處研究助理

註釋

1. 康熙皇帝於康熙六年七月初七日親政。
2. 姚啓聖，〈福建總督姚疏稿〉，《明清史料丁編》第三本，頁二九三－二九五。
3. 姚啓聖，〈夾擊臺灣〉，《憂畏軒奏疏》卷四，頁三五一。
4. 徐珂，〈臺灣置郡縣〉，《清裨類鈔選錄》，頁二。
5. 此摺曾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譯收錄於《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中，摺名譯為〈靖海將軍施琅臨終保舉沿海要地員缺摺〉，因未經考校，多由滿文直譯，未免令人疑義，參酌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字摺原件並配合《靖海紀事》及《潯海施氏大宗族譜》等相關材料後譯出全文。參見陳龍貴等主編，《順風相送－院藏清代海洋史料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頁六〇－六三。
6.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編輯說明〉，《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三。

參考書目

1. 《康熙朝宮中檔奏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2. 《清實錄》，北京市：中華書局，一九八六。
3. （清）姚啓聖，《憂畏軒奏疏》，臺灣文獻匯刊《閩頌匯編（二）》，北京市：九州出版社；廈門市：廈門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四。
4. （清）施琅，《靖海紀事》，收於《臺灣歷史文獻叢刊》，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一九九五。
5.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輯，《明清史料丁編》，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員工福利委員會出版，一九七二。
6. 洪英聖編著，《畫說康熙台灣輿圖》，南投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中部辦公室，一九九九。
7. 徐珂著，《清裨類鈔選錄》收於《臺灣歷史文獻叢刊》，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一九九六。
8.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六。
9.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輯，《康熙起居注》，北京市：中華書局出版，一九八四。
10. 臺灣大學典藏數位化計畫網站www.darc.ntu.edu.tw。

Renoir and Painte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戴蕾絲帽的女孩／1891／油彩、畫布／55.1x46.0cm／POLA美術館
Pierre-Auguste Renoir, *Girl in a Lace Hat*, 1891, Oil on canvas, 55.1x46.0cm, Pola Museum of Art

幸福大師
雷諾瓦
與二十世紀繪畫

2013.5.25-9.8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書文獻大樓一樓
每日開館時間 09:00-17:00

幸福大師雷諾瓦
客服 02-8643-3966 週一至週五 9:00~18:00
官網 renoir.ishow.udn.com

主辦單位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聯合報系 United Daily News Group
主要贊助 玉山金控 玉山銀行
共同贊助 中華電信 ChunghwaTelecom
教育贊助 展達文教基金會
特別協力 POLA MUSEUM OF ART
企劃協力 株式會社デモアン
協力 TBS TBS電視台
媒體協辦 BAZAAR COSMOPOLITAN Esquire ARTIST
指定航空 EVA AIR 長榮航空
指定飯店 FX